

女性主義視覺下的拉斐爾前派女性形象象徵性研究

陳季敏*

(澳門科技大學國際學院, 澳門)

摘要: 拉斐爾前派是活躍於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詩歌與藝術流派。這場短命卻影響深遠的藝術革命起源於幾個皇家美術學院的學生對浪漫主義及中世紀的迷戀。他們厭惡學院派的守舊與古板, 一心想重回拉斐爾以前的早期義大利藝術返樸歸真的狀態。同時, 這些滿腔熱血的年輕藝術家們熱愛文學, 與同時代的詩人又來往甚密, 使得他們繪畫作品中的文學主題屢見不鮮。女模特、女性角色和肖像是拉斐爾前派繪畫給人最深的印象, 而與這一現象緊密相關的核心成員羅塞蒂 (Dante Gabriel Rossetti) 是與拉斐爾前派初衷最背道而馳卻影響至深的帶有女性肖像烙印的畫家兼詩人。本文擬從女權運動和女性主義角度出發, 研究探討拉斐爾前派代表作品中投射出的女性主義元素及其象徵性, 並結合時代背景及藝術理念, 挖掘其成因及其它相關性。此外, 論文亦從女性主義的角度對拉斐爾前派的女藝術家們的身份認同及轉變進行了剖析。

關鍵詞: 拉斐爾前派繪畫; 女性形象; 象徵性; 女性主義

A Study of Symbolism of the Pre-Raphaelite Female Im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m

Jimin CHE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College,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China)

Abstract: The 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 (also known as the Pre-Raphaelites) was a poetic and artistic group founded in the Victorian period. This short-lived but far-reaching artistic revolution originated from the obsession with Romanticism and the Middle Ages of several Royal Academy students. They were disappointed with the old-fashioned and lifeless academy, and wanted to return to the original natural state of early Italian art before Raphael. Also, these passionate young artists loved literature and had close contact with Victorian poets, making the literary themes in their paintings common. Female models, female images and portraits are the deepest impressions of Pre-Raphaelite painting, and the member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emale paintings, Dante Gabriel Rossetti, is both a painter and a poet.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feminist elements and their symbolism in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Pre-Raphaeli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eminist movement and feminism, and attempts to explore their causes and other correlations through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artistic ideas. In addition,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identity change and identification of Pre-Raphaelite female artists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Keywords: Pre-Raphaelite painting; Female image; Symbolism; Feminism

收稿日期: 2020-03-12; 修訂日期: 2020-04-12。

*通訊作者: 陳季敏, 女, 碩士 (博士在讀), 澳門科技大學國際學院講師, 主要研究方向: 文學、翻譯、美術。

E-mail: jmichen@must.edu.mo, Tel: 00853-88972075

0 引言

英國留給世界的美術瑰寶除浪漫主義外，還有 19 世紀的寫實主義，即由拉斐爾前派兄弟會（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發起並衍生出的拉斐爾前派。這一概念模糊、有失精準的命名旨在打破古典主義及學院派的墨守成規，用核心成員亨特（William Holman Hunt）的話說“是為了牢記我們的決心，對抗今日輕浮的藝術”（Honour and Fleming 666）^[1]。因此，除成立拉斐爾前派的初衷有跡可循外，很難用一兩句話概括拉斐爾前派的定義和特徵，不僅是因為每個代表畫家的畫風皆不相同，而且同一畫家前後風格亦不統一。早期或鼎盛時期的拉斐爾前派的確呈現出一種後浪漫主義的自然風，亦有古風時期《採花的少女》之意味，但多數作品仍是晦澀說教的文藝風，即引用古典文學（多為中世紀）作品中偏宗教性的場景來繪製作品。說拉斐爾前派承襲古典之風或許是因為其內容大有復興中世紀基督教教義之意。但拉斐爾前派繪畫給人印象最深的卻是那一幅幅夢幻般的女性肖像及藝術家們和模特間的風流韻事。畫家們筆下的自然與女性真實細緻、大膽奔放、天人合一，顏色上亦是濃鬱熱烈、姹紫嫣紅、張揚不羈。若擯棄象徵與說教性，後期的拉斐爾前派大有復興女主之風，無論是現實還是藝術作品中的女性都為拉斐爾前派主義注入了濃墨重彩的唯美光環^[2]。

拉斐爾前派誕生於批判現實主義 / 寫實主義的維多利亞時期，當時整個西方社會的焦點都在對工業革命所引發的各種社會和階級矛盾進行批判，當時頂尖的文學與藝術作品也真實深刻地反映出貧富差距、婦女兒童等社會問題。拉斐爾前派雖也強調真實客觀地描繪事物，他們雇傭模特並堅持寫生，但從作品的內容上看卻是脫離現實的，他們用一種象徵性和神秘主義來描繪中世紀的文學題材和神話故事，體現出一種避世消極的“非現實主義”價值觀。後期及追隨者們更是將拉斐爾前派演變成一種迎合大眾口味的唯美主義風俗

畫。美則美矣，全無最初時的那種隱喻和象徵性了。

19 世紀中葉，歐洲第一波女權主義運動爆發。這場持續到 20 世紀初的西方女性主義浪潮雖主要爭取婦女的選舉權，但卻反映了女性已逐漸從依附家庭、男權社會的地位中覺醒，開始意識到自身獨立人格的存在和意義。自浪漫主義後期最富盛名的女作家簡·奧斯丁（Jane Austen）以匿名的形式發表了一系列備受歡迎的長篇小說後，更多的女性開始在維多利亞時期的社會各界嶄露頭角，向世界證明自身不俗的才情和能力，如文學界的勃朗特三姐妹（The Bronte Sisters）；美術界的瑪麗·斯巴達利（Marie Spartali Stillman）、伊麗莎白·西達爾（Elizabeth Siddal）等。

本文擬從女性主義的角度探討拉斐爾前派繪畫中女性形象和意識形態的特點和象徵性，並結合藝術家自身的藝術理念，挖掘其創作女性人物背後的主觀及客觀性。此外，拉斐爾前派及之後的追隨者們創造了大量的女性肖像，有些女模特自身也是畫家，這些模特兼畫家的女藝術家的作品和自身命運反映了怎麼樣的時代信息，這些幾乎被歷史遺忘了的拉斐爾前派女藝術家們的創作風格是否亦體現出女性主義特徵。

1 研究現狀及意義

1.1 拉斐爾前派女性研究

國內目前關於拉斐爾前派女性形象較為綜合、全面的研究是 2014 年及 2011 年的兩篇碩士論文。張雨在《拉斐爾前派繪畫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塑造研究》一文中探索了不同的女性形象與特定的時代和群體之間的相互作用及聯繫。重點探討維多利亞時期女性的道德標準及生活狀況對藝術家創作的女性形象的影響^[3]。另一位學者楊燦在更早的《拉斐爾前派繪畫中的女性形象研究》一文中

以女性形象角度入手，通過圖像分析法、比較對照法、歸納法，對一系列繪畫作品及史料文本進行挖掘，探討拉斐爾前派繪畫作品中女性形象的特質及藝術價值^[4]。兩篇文章都大同小異地介紹了維多利亞時期女性的生存狀態、女性形象產生的社會背景及條件，並用憂鬱、唯美、墮落來歸類分析拉斐爾前派繪畫中的女性形象及這些形象對後世女性塑造的影響。其餘女性方面的研究主要是期刊論文，基本圍繞該學派的一些代表畫家展開，如張鵬峰的《論羅塞蒂女性審美救贖觀的形成》和《論羅塞蒂詩畫藝術中的女性主題及其倫理內涵》；王金玲的《從拉斐爾前派畫家羅塞蒂的女模特看其女性觀》；吶喊的《命運註定的女性——淺談但丁·加佈裏埃爾·羅塞蒂的女性題材創作》；李昕的《唯美神秘——淺談羅塞蒂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憂鬱美》等^[5]。這些期刊論文多是通過圖像學分析比較，探討羅塞蒂不同時期的女性主題的創作變化，並結合藝術家個人生活經歷來挖掘其女性觀背後成因。但除羅塞蒂之外的拉斐爾前派女性形象研究幾乎空白。兩篇碩士論文也不約而同地把女性主題的繪畫放在工業革命和社會問題的大環境下進行討論，沒有提及西方的第一波女權運動與女性題材創作的關聯。

相比之下，西方學界對 19 世紀的女畫家，尤其是拉斐爾前派姐妹團（Pre-Raphaelite Sisterhood）的研究更為全面和細緻，有專門研究諸如伊麗莎白·西達爾，瑪麗·斯巴達利，簡·莫里斯（Jane Morris），克里斯蒂娜·羅塞蒂（Christina Rossetti）等女畫家及詩人的專著。這些多為傳記的著作除對女藝術家的生平事跡做了詳盡的整理外，側重於討論她們與拉斐爾前派兄弟團（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成員間的密切關係及隨之形成的藝術理念與技法。如克里斯蒂娜·羅塞蒂這位維多利亞時期女詩人的插圖作品以塗鴉為主，充滿了宗教隱喻，技法隨性而童真，生動逗趣。多少受到了其兄但丁·加百利·羅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及其它拉斐爾前派相關成員的影響^[6]。而西達爾從拉斐爾前派兄弟團的禦用模特到

自己成為藝術家離不開其耳聞目染及丈夫羅塞蒂潛移默化的影響^[7]。對拉斐爾前派女性研究最為深入的英國女作家簡·瑪什（Jan Marsh）除為藝術家們單獨撰寫傳記外，亦曾出版過多部以女性形象或女性藝術家及其創作為題的相關著作，如 *Pre-Raphaelite Women: Images of Femininity* (1988), *Pre-Raphaelite Women Artists* (1997) 等^{[8] [9]}。其中對羅塞蒂作品影響頗深的其妹克里斯蒂娜實則是維多利亞時代著名的女詩人，其妻西達爾後來也成為一名畫家。這些現今來看才華卓越的女性當時並非標榜自己為女權主義者，19 世紀中葉女權運動初露端倪，她們用行動捍衛女性權利和尊嚴，是真正的女性主義的標杆和原型。而男藝術家們前期作品裡的女性角色雖富含較重的道德說教意味，但亦為各種狀況的女性提供了發聲的機會。對現實生活中形形色色卻一貫驚豔的模特的選擇雖是男權的典型特徵之一，但這些不隨波逐流的女性卻慢慢走出被命運安排好的既定角色，在藝術氛圍的影響下走向自我，走向獨立。西方學者對拉斐爾前派女性的個案或群體研究多是探討人與人，即不同藝術家之間的關係及相互作用影響，不同藝術家作品之間的元素和技法相互比較，是傳承抑或顛覆，及對某一作品或現象進行深入反復挖掘，而並未像國內學者針對作者身處的時代背景，大環境影響進行剖析探討。雖沒有涉及女性主義思潮，但西方學者在對個案和集體的女藝術家的研究中無不充斥著女性力量的元素，為本文從女性主義視覺下對女性形象進行研究提供了有力基礎和依據。

1.2 女性主義研究

女權主義或女性主義（feminism）這個舶來詞的核心理念即男女平等，換言之，當在男權社會生活的女性開始意識到自身存在的價值並面對諸多因性別而產生的限制時，女性主義的意識形態便應運而生了。女性運動的第一波浪潮源於 19 世

紀中產階級婦女對選舉權的關注。20 世紀 50-60 年代，婦女運動再次蘇醒，大批女性學者及作家把女性意識的觸角伸向家庭、社會、身份、性別、身體與自我所產生的矛盾衝突。有關女性作家窘境的弗吉尼亞·伍爾夫 (Virginia Woolf) 的《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也有像波娃 Simone de Beauvoir 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 和貝蒂·弗里丹 (Betty Friedan) 的《女性奧秘》(The Feminine Mystique) 等探討女性價值和定位的代表著作問世。

女性主義的藝術研究是一種“關注作為藝術家、贊助人、觀者與 / 或對象的婦女”的研究。西方女性藝術討論的開端是由美國藝術史學家 Linda Nochlin 於 1971 年發表的題為《為什麼沒有偉大的女性藝術家》一文。歸因當然是由於性別而產生的各種歧視、阻礙和人們固有的思維模式^[10]。現今女性主義藝術討論的更多的是女性的意識形態對藝術創作和藝術家的影響。尤其是對男性的凝視對象或“作為表達與強化父權制價值觀的手段的女性身體的拷問”變得尤為突出。藝術史家 Amelia Jones 認為女性身體具有特殊力量，有潛在的政治意圖^[11]。以 Julia Kristeva, Luce Irigaray 和 Helene Cixous 這些女性主義藝術史家為代表的作品則更多地關注“多元與交叉的身份——種族、階級、家庭、年齡、性取向等等——是如何有助於決定女性藝術家的作品與對女性的再現的”^[12]。比如從女性主義的視角一定會探究義大利女藝術家 Artemisia Gentileschi 基於聖經次經中的女英雄 Judith 誅殺敵營首領 Holofernes 的故事所繪之作品比多數男藝術家同名主題的作品更加暴力和血腥的原因，並對其生活經歷、時代背景和她與別不同的訓練、創作環境、買家、贊助人等等細枝末節刨根問底。女性主義藝術研究極大地拓展了研究語境及方式，並成功融入解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為研究主體創造了多元性。

本論文把拉斐爾前派女性形象及女藝術家們與同時代的女性主義運動相結合，擬從女性主義的視角探討作品有意或無意折射出的女性意識及

元素，客觀評價、總結這些拉斐爾前派藝術家們對於西方幾波女性運動的積極作用及對現代女性繪畫的影響。

2 拉斐爾前派女性形象象徵性討論

本文從作品切入，從女性主義的角度選取拉斐爾前派及相關畫家的作品，通過對作品所呈現出的女性主義元素及特徵的解讀和剖析來挖掘作品創作背後的動機及意義。

這裡先嘗試解讀分析亨特 (William Holman Hunt) 的代表作之一《良心覺醒》(Figure 1)^[13]。作品的標題讓人聯想到美國女性主義作家凱特·蕭邦 (Kate Chopin) 於 1899 年出版的《覺醒》(The Awakening)，小說講述已婚婦女 Edna 如何在男權社會的大環境下，探索自身獨立人格的價值與需求，對反傳統的渴望與掙紮致其最終選擇死亡。亨特的這幅畫作中男女主角的身份與關係要從家居佈置、散落的樂譜、掛毯上飛禽啄食莊稼及萎靡的少婦、地上的貓與死鳥、女主的戒指與男主掉落的手套、窗外陽光明媚、綠意盎然的景致等一系列圖像細節和象徵性來分析判斷。局促而凌亂的室內形成男女偷歡之所，男主隨性地撥撩著琴鍵，為女主伴唱一首名為“Often in the Still Night”的歌，女主似被某句歌詞或其聯想陡然震懾，幡然覺醒。她面向敞開的窗戶，望著窗外的春意盎然，從男主身上一躍而起，雙目噙淚。不管這位美麗的少婦頓悟或追求的是什麼，畫中的她此刻已從小鳥依人、戲謔的狀態中釋放出來，對自我和自身價值有了一個全新的認知。藝術家亨特在繪畫的題材選擇上偏好宗教和道德象徵性。他是拉斐爾前派宗旨最執著的實踐和引領者。此類主題無非是維多利亞時期隨處可見的墮落女性的縮影，亨特在追求自然法則和道德隱喻的同時，關注到了男權社會中的中下層女性的生存環境和自身追求，同時也下意識地喚醒了大時代下的女性意識。

初次以模特身份亮相的貧苦酒吧女安妮·米勒

(Annie Miller)，即《良心覺醒》中的女主人公成了拉斐爾前派藝術家們筆下和生活中的繆斯和寵兒，她與亨特和另一位拉斐爾前派的核心成員羅塞蒂之間的情感糾葛導致兄弟團關係惡化。之後同亨特結緣的模特沃家姐妹范妮 (Fanny Waugh) 和伊迪絲 (Edith Waugh) 外形上總有米勒的影子，亨特亦不惜背負亂倫的罪名繼續他的藝術創作之路^[14]。



Figure 1 *The Awakening Conscience* (1853) William Holman Hunt



Figure 2 *Isabella* (1849) John Everett Millais

第二幅作品是源自薄伽丘的《十日談》及濟慈的同名敘事詩《伊莎貝拉》的女主人公 Isabella 的悲劇故事。伊莎貝拉是拉斐爾前派畫家們筆下的寵兒。這位柔弱卻又堅韌的富家小姐在尋獲自己朝思暮想的情人 Lorenzo 的屍首後，毅然砍下其頭顱，植入羅勒花盆內，每日以淚滋養。最後花盆被偷，Isabella 抑鬱而終。米萊 (John Everett Millais) 的作品 (Figure 2)^[15] 表現的是管家 Lorenzo 在被殺前與 Isabella 家族聚餐以致兩人親密關係暴露的場景。Isabella 安然自若的神情舉止映襯出周圍每個人的不安、猜疑、憤恨和驚恐。所有細節都預示著她即將到來的悲慘命運。亨特 (Figure 3)^[16] 和另一位後拉斐爾前派畫家沃特豪斯 (Figure 4)^[17] 則把焦點放在了 Isabella 和裝有愛人頭顱的羅勒花盆上，女人和自然渾然天成、融為一體。細想這個纖弱之軀在陰森的樹林裡掘出愛人的屍體並割下其頭顱，埋入花盆以淚澆灌，這等絕望而又殘暴的愛情折射出金錢至上的男權社會中女性對於宿命的不甘與控訴。Isabella 人前人後靜如處子般的表情與其炙熱的暴力感情形成強烈對比，對情人的極端的佔有欲亦是女性主義最極端的吶喊。

拉斐爾前派筆下的絕世美女們大都體型豐滿且有一頭黝黑或者紅棕色的秀髮。這與西方傳統文化中的典型美女相悖。金髮碧眼、婀娜多姿是傳統西方世界對女性的審美標準。而黑色是純潔的對立面，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裡亦描寫過一位有別於傳統的“黑女士”，而紅色更是叛逆與非主流的象徵。維多利亞上流社會的女子大都遵循傳統的女性標籤——柔美而嬌弱。作為拉斐爾前派繪畫核心卻不典型的成員，兩棲藝術家羅塞蒂既是畫家、又是詩人。他 95% 的詩歌和 98% 的繪畫都與女性有關 (Sonstroem 28)^[18]。羅塞蒂畫中的女模特普遍體態壯實，膀大頸粗，身著寬鬆的衣袍扮演著各種中世紀、聖經和神話故事中的人物。這些唯美、憂鬱的女性肖像幾乎成了羅塞蒂和拉斐爾前派繪畫的標籤，雖然這些特徵與拉斐爾前派藝術成立的初衷相去甚遠。其中羅塞蒂摯愛的創作繆斯簡·莫里斯 (Jane Morris) (Figure 5-6)^[19]



Figure 3 *Isabella and the Pot of Basil* (1868)
William Holman Hunt



Figure 4 *Isabella and the Pot of Basil* (1907) John
William Waterhouse



Figure 5
Pandora (1871)
Dante Gabriel
Rossetti



Figure
6 *Proserpine*
(1874) Dante
Gabriel
Rossetti

[20] 一反西方女性傳統，一頭烏黑濃烈的長卷髮，身材與輪廓皆具陽剛之氣，雖說她扮演的潘朵拉和冥後都帶有詭邪之意，但莫里斯本身作為模特的獨特氣質和外形打破了西方傳統美女的刻板印象。羅塞蒂的獨具慧眼更昇華了莫里斯的這種另類的獨特性，讓她美得深沉而獨立。而另一位羅塞蒂的御用模特阿萊克夏·懷爾丁（Alexa Wilding）（Figure 7-8）^{[21] [22]} 所扮演的美人及寡婦皆有著一頭亮紅的秀髮，身形碩大、明艷動人。花團錦簇、色彩斑斕的色調直逼感官，展現出維多利亞女性遺世獨立、風姿綽約的另一面。

伊麗莎白·西達爾（Elizabeth Siddal）和克里斯蒂娜·羅塞蒂（Christina Rossetti）是羅塞蒂早期作品裡的御用模特，她們蒼白消瘦的儀態同上一節提到的羅塞蒂後期作品中的創作繆斯大相逕庭。同多數拉斐爾前派的女模特一樣，西達爾出身低微，她是刀具工匠的女兒，被挖掘前在磨坊和縫紉廠工作。她的模特成名作《奧菲莉亞》（1851-2）成就了米萊，也使她成為了羅塞蒂的模特、學生及妻子。在羅塞蒂的幫助和影響下，西達爾開始繪畫。她的畫風與技巧同羅塞蒂以中世紀為主題的繪畫風格如出一轍。哥特式造型、幾何平面構圖、豐富濃烈的色彩使她即刻獲得了維多利亞著名藝術評論家及拉斐爾前派的擁護者羅斯金（John Ruskin）的賞識與資助。《夏洛特之女》（Figure 9）源於維多利亞詩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基於中世紀的傳奇故事撰寫的一首抒情民謠。無數藝術家曾為這一故事創作過繪畫，他們多以女主回眸後被織布纏繞或因詛咒最後死於小船上為主題創作。但西達爾女士選取的是女主回眸的致命性的瞬間，這看似波瀾不驚、衝破詛咒的孕育性的一刻註定了她悲慘的結局。西達爾作為藝術家的感知與悟性絲毫不亞於同時代的男藝術家，但現實生活中的她受情愛與健康所累，只能活在丈夫耀眼光芒下^[23]。與印象派的女畫家莫里索（Berthe Morisot）相比，西達爾的逆來順受和在藝術上的謹小慎微更像是出身階級所致。她短暫的一生映照出女性主義微弱的掙紮和曙光。與之相比，羅



Figure 7 *La Ghirlandata* (1873) Dante Gabriel Rossetti



Figure 8 *The Roman Widow* (1874) Dante Gabriel Rossetti

塞蒂的妹妹克里斯蒂娜身上所體現的女性主義更為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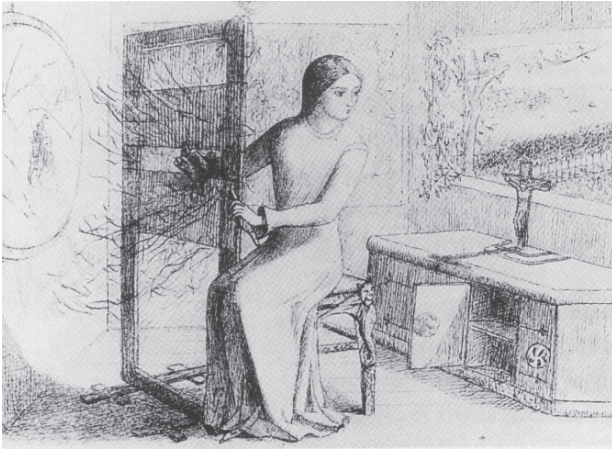


Figure 9 *The Lady of Shalott* (1853) Elizabeth Siddal

克里斯蒂娜·羅塞蒂是維多利亞時代著名女詩人，她在英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可與其兄在美術史上的地位相較。她雖不標榜自己為女性主義者，但有多部詩集為女性發聲，繼而被貼上了女性主義的標籤。在生活中，克里斯蒂娜因宗教信仰不同解除了與拉斐爾前派兄弟團成員之一詹姆斯·科林森（James Collinson）的婚約，之後又因同一原因相繼拒絕了兩位追求者的求婚，終生未嫁。克里斯蒂娜幼時習畫，卻由於性別和家庭經濟的原因沒有走上專業藝術家的道路。但這絲毫不影響她的創作才情。浸淫在拉斐爾前派兄弟團及詩人與藝術家的社交圈中，她時而為家人畫肖像畫，並習慣性地為自己與他人的詩作配插圖。她為自己的詩集 *Goblin Market and Other Poems*（《精靈市集》）以及為 John Keble 的宗教靈修書 *The Christian Year* 私下繪製的業餘插畫及塗鴉（Figure 10）妙筆橫飛，線條恣意大膽，比起西達爾拘謹的筆觸及畫風似乎更顯藝術家的浪漫氣質。曾在她學習繪畫的學校擔任校長的布朗（Ford Madox Brown）曾表示克里斯蒂娜若堅持繪畫創作的話，當與她哥哥相比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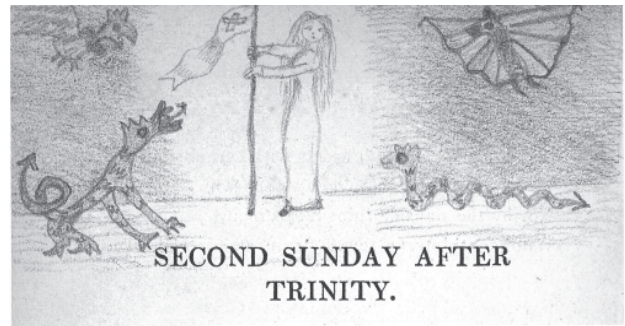


Figure 10 Pencil illustrations added by Christina Rossetti in her copy of John Keble, *The Christian Year*, 1837

3 結語

本文選取了亨特的《良心覺醒》、三位拉斐爾前派藝術家對同一文學主題《伊莎貝拉》的不同詮釋、拉斐爾前派核心畫家羅塞蒂筆下的女性代表形象及拉斐爾前派兩位女藝術家的經歷和作品進行分析與解讀，並從女性主義的角度探討了拉斐爾前派繪畫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和現實中的女性身份的象徵性。通過對作品中及作品背後的女性主義相關元素及拉斐爾前派女性對生活和藝術追求的分析討論，不難看出 19 世紀的男女藝術家們已經從不同角度下意識地開始關注女性的生存現狀、身份意識，並對女性不亞於男性的藝術領

悟與才華予以支持。而女藝術家對身份的轉換和認同亦持開放態度。無論是模特、藝術家，還是愛人、繆斯抑或妻子，她們隨心所欲，盡情創作，不受外界約束。作品更多的是反應內心——即興的情緒和想像，並不刻意追求真實與技巧。這種恣意的創作倒更趨近現代及後現代主義的藝術風格。無論受到女性運動影響與否，拉斐爾前派女性形象與女藝術家們都為女性主義研究提供了方

向和素材。她們與藝術家們彼此成就，成為藝術家和藝術創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女性主義和女權運動雖不起源於藝術，但在藝術中生根發芽。不僅如此，女性的崛起對 19 世紀以來的政治、文化及社會各領域均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拉斐爾前派藝術以女性肖像為典型代表，開啟了象徵主義和唯美主義的風潮，為現代及後現代女性形象的創作和研究給予靈感和方向。

參考文獻

- [1] Honour, Hugh, and John Fleming. 世界藝術史. 吳介禎等譯, 北京美術攝影出版社, 2013。
- [2] 朱伯雄. 拉斐爾前派與象徵主義美術. 藝術家出版社, 2003.
- [3] 張雨. 拉斐爾前派繪畫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塑造研究[D]. 江蘇師範大學, 2014.
- [4] 楊燦. 拉斐爾前派繪畫中的女性形象研究[D]. 廣西師範大學, 2011.
- [5] All mentioned journal articles are from CNKI journal.
- [6] Owens, Susan. Christina Rossetti: Poetry in Ar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 [7] Marsh, Jan. The Legend of Elizabeth Siddal. Quartet Books, 2010.
- [8] Marsh, Jan. Pre-Raphaelite Women: Images of Femininity. Harmony Books, 1988.
- [9] Marsh, Jan, and Pamela Gerrish. Nunn. Pre-Raphaelite Women Artists. Manchester City Art Galleries, 1997.
- [10] Nochlin, Linda. From 1971 Why Have There Been No Great Women Artists? Art Media Artnews, Llc., 2015.
- [11] Jones, Amelia. Body Art - Performing the Subject.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7.
- [12] Cixous Hélène, and Susan Sellers. The Helene Cixous Reader. 1994.
- [13] "The Awakening Conscience." Wikipedia, Wikimedia Foundation, 24 Mar. 2018, 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Awakening_Conscience.
- [14] Hiramatsu, Hiroshi. 美的反叛者：拉斐爾前派的世界. 謝明譯. 第1版. ed., 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2017.
- [15] "Isabella (Millais Painting)." Wikipedia, Wikimedia Foundation, 22 July 2018, [http://en.wikipedia.org/wiki/Isabella_\(Millais_painting\)](http://en.wikipedia.org/wiki/Isabella_(Millais_painting)).
- [16] "Isabella and the Pot of Basil." Wikipedia, Wikimedia Foundation, 12 Feb. 2018, http://en.wikipedia.org/wiki/Isabella_and_the_Pot_of_Basil.
- [17] "John William Waterhouse and John Keats – Isabella and the Pot of Basil." Byron's Muse, 31 Oct. 2017, <http://byronsmuse.wordpress.com/2017/10/31/john-william-waterhouse-and-john-keats-isabella-and-the-pot-of-basil/>.
- [18] Sonstroem, David. Rossetti and the Fair Lady[M].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70: 28, 20.
- [19] " 'Pandora' , Dante Gabriel Rossetti." National Museums Liverpool, <http://www.liverpoolmuseums.org.uk/walker/exhibitions/rossetti/works/latework/pandora.aspx>.
- [20] "Proserpine (Rossetti Painting)." Wikipedia, Wikimedia Foundation, 24 Dec. 2018, [http://en.wikipedia.org/wiki/Proserpine_\(Rossetti_painting\)](http://en.wikipedia.org/wiki/Proserpine_(Rossetti_painting)).
- [21] "Alexa Wilding." Wikipedia, Wikimedia Foundation, 12 Dec. 2018,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exa_Wilding.
- [22] "Roman Widow • Pre-Raphaelite Sisterhood." Pre-Raphaelite Sisterhood, 14 Sept. 2017, <http://preraphaelitesisterhood.com/roman-widow/>.
- [23] Brown, Phillip, et al. "Paintings and Drawings by Elizabeth Siddal." LizzieSiddal.com, <http://lizziesiddal.com/portal/lizzies-art/>.

服務澳門

澳科大醫學院專家參與研發快速病毒測試系統 期望盡快生產應對澳門抗疫需求

2月11日，香港理工大學宣佈，經過四年研究，成功研發全自動多重傳染性呼吸道病原體診斷系統，可快速於一小時內，準確檢測超過四十種病原體，包括新型冠狀病毒(NCP)，沙士(SARS)，中東呼吸綜合症病毒(MERS)，禽流感(H5、H7、H9)等。

澳門科技大學醫學院院長霍文遜參與研發團隊，他表示：該診斷系統目前已進行多次臨床樣本測試，包括新冠肺炎患者樣本，結果測試全部準確。霍院長期望此技術在現時疫情下，能盡快生產並在市場應用，填補現時澳門對快速及準確病毒測試的需求。